

# 梨花风起正清明

□仇士鹏

梨花是被清明捧在手里的花。它的白要比梅花少几分厚实与明艳，白得娇弱，白得柔软，就连花瓣都是微微向内弯曲，像是不经意间就会低垂的眼帘，在吹面不寒的杨柳风中，露出几分忧伤与惆怅。

“雨打梨花深闭门，忘了青春，误了青春”，每次读到这句诗时，我总会想到林黛玉。在《红楼梦》中，潇湘馆的后院里没有桃李争春，没有腊梅海棠，却“有大株梨花并芭蕉”。芭蕉流碧，梨花堆雪，这是曹雪芹为黛玉定制的住所，也是对黛玉心灵世界的勾勒。一身清白，一生清雅，一世清静，成就了黛玉之美。

“风雨梨花寒食过，几家坟上子孙来”，梨的谐音为“离”，当梨花遇到清明，眉宇间的哀伤便抖落成了树下时起时落的清风。

尤其在祭祖时，彼时积攒了一年的思念需要释放，而堆满了树冠的梨花也需要飘落。它先是一朵朵，随着人们的低语零星地飘落，再是一簇簇、一树树，却又悄无声息，直到人抬起头的时候，才发觉肩膀、发梢上已落满了梨花。那素雅的剪影，在朦胧的泪眼中不啻从空中落下的纸钱。你看它，飘落得不疾不徐、悠悠荡荡，是不是天上的亲人在回应着一切安好，无需牵挂？

在路上行人欲断魂的时候，梨花成了清明中一抹盈盈的亮色。我突然理解了在

清明，为何同时拥有祭祖和踏青这两种习俗。珍惜韶华，真诚、欢喜、幸福地活在当下，是对逝者最好的慰藉。恰如吴惟信在诗中所写，“梨花风起正清明，游子寻春半出城”，且去听千遍莺啼，赏万朵繁花，日暮时才咏而归，用最流连忘返的笑容告慰逝者：我很好，请放心。

此时，再看那梨花一枝春带雨，再看那梨花枝上层层雪，仿佛看见白妆素袖碧纱裙的女子翩然跳起霓裳羽衣舞。这当然是一种错觉，但它会理所应当出现，就像我又在一树梨花上分明看见了雪光和月色。元好问和我应当有着同样的理想：“春色惜天真，玉颊洗风露。素月淡相映，肃然见风度。”梨花们一团团地簇拥在枝头，小巧的花蕊隐隐约约地外露着，鹅黄色的萼片点缀在花瓣中，是春意恰到好处，既掀开一角梨树闹春的欢愉心情，也不喧宾夺主，影响人对那份无瑕洁白的审美。站远些望去，梨树林中就像有无数雪球正沿着树枝尽情滚动，若是晃一晃树干，必是能摇落下一道奔腾不息的飞瀑。难怪诗人接连感叹道：“恨无尘外人，为续雪香句”，它的美，只有同样出尘之人才能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诗行中。

听到陈明唱曲的《梨花又开放》，忍不住闭上眼，身临其境，穿越回掩映在梨花丛中的故乡。在我伸出双臂时，一阵风吹过，带起所有的梨花飞上了天空，绕着我缓缓

地旋转，花香氤氲。

它们依旧纯白，有着经年不变的容颜，但是树下曾经嗡嗡作响的纺车已经停止了转动，那从发根处开始泛白的母亲也已经不在了。这些梨花再也落不到母亲的臂膀，落不到母亲的柔声细语中，它们只能在天地间飞舞流浪，直到零落成泥。空荡荡的风里，只剩下不成字句的呢喃和叹息。

人在回到故乡和离开的时候，最先、最后一眼看到的都是家门口的树。而一身素衣的梨树，更是在梦的最深处都会撒落花雨。

记得母亲在世时，每到清明时节，都会采来一篮梨花，洗净后撕在蒸好的糕点上，再端上桌来。每一口咬下，都有淡雅的清香缠绵在唇齿之间。母亲去世后，笨手笨脚的我们做不出精美的糕点，便在做羹汤时加入些切碎的梨花。或许是熬煮的过程更能释放花瓣中的清香，也许是梨花糕的滋味隔空叠加在了味蕾上，那份淡雅滋味竟有了更悠长的韵味。

在电影《奇幻精灵事件簿》中，天堂的父亲是踩着花瓣来接年迈的女儿。当女儿牵住他的手时，又变回了无忧无虑的小女孩，依偎在父亲的身边缓缓升空。等我垂垂老矣时，我也希望母亲是踩着梨花花瓣来接我，只有梨花的白才能最好地注解我那时的感恩与欢喜，不染尘埃，亦不染悲凉。

## 借一朵迎春花与母亲相拥

□芳闻

迎春花，在摇曳的那一刻我已迷失在灿然的微笑里  
相思千千结  
一生走不出你丛生蔓结的世界

我知道你是黑暗擦出的火焰  
你是来自泥土深处的笑容  
你是母亲播种的彼岸花  
每朵花瓣上都闪烁着母亲的灵

夜幕深重  
我的游魂日日从你的星空走过  
一滴热泪在花丛中晶莹  
借一朵迎春花，与母亲相拥  
思念成殇  
如何能跨过阴阳门槛？

## 轩辕黄帝赋

□姚敏杰

我祖轩辕，开辟鸿蒙；文明初创，披荆斩棘。作别蛮荒，造书契而传后代；教民稼穡，植五谷以课桑农。筑屋结室，避雨遮风；制舟造车，以济不通。平战戡乱，作矢作弓；设教成化，天垂景星。德配日月，诸侯咸服；瑞呈朝野，百姓康宁。举凡设百官治兆姓，举物质倡文明，擎民族之大纛，集文化之大成，皆惠泽于我先祖之丰功也！

我祖轩辕，懿德茂行；精神不泯，继续传承。岁月更迭，木萧萧而逢生；春秋代序，国欣欣以向荣。“一带一路”，惠及沿线诸国；万水千山，情系禹甸寰瀛。科技兴

邦，万国报以青眼；政策富民，兆姓诉以衷情。德厚流光，无远弗届；春风化雨，润物无声。脱贫攻坚，全面胜利。树牢“四个意识”，砥砺奋进；高标“四个自信”，国运如虹。践悟“两个确立”，心明眼亮，务求行稳致远；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神清气爽，力促高质量发展。踔厉奋发，奋先祖之烈烈；激扬壮怀，期中华之复兴。

我祖轩辕，振德修能；扬善为民，逢恶必惩。突如其来，庚子疫情。乱云飞渡，妖魔煽风。习近平总书记运筹帷幄，党中央决策英明。聚焦“六保”“六稳”，心系国计民生。炎黄子孙，举团结之旗帜；华夏

儿女，筑钢铁之长城。2021十四运会，举国健儿聚古城；2022冬奥会，四海精英颂北京。呜呼，煌煌伟业，环球瞩目；奕奕丰功，谁与争雄！

我祖轩辕，千秋美名；佑我福祚，薪火传承。沮水潺湲，桥山凝翠；时逢清明，聆荡春风。连通五千年之血脉，不忘初心；瞻望二十大之宏猷，牢记使命。蓄势待发，把握新阶段；高速导航，贯彻新理念；审时度势，融入新格局。第一个百年，开怀抱小康境；第二个百年，阔步迈上新征程！为人民谋幸福，续写鸿篇巨制；为民族谋复兴，高奏大吕黄钟。

## 柳树的思念

□韩志民

一捧捧黄土  
在这里堆起了  
似乎未了的句号  
亲人的滴滴泪水  
流成了无尽的小溪  
逝者  
就像落叶一样  
一切的一切  
都停在这里

这是生命的终点  
逝者的灵魂  
从此永远安息  
或许  
这也是生命的拐点

新的生命正在蝶化  
当我走出杏花村  
只见细雨纷纷  
柳暗花明  
虽不见  
牧童的鞭影  
却到处是  
柳树的思念  
和儿童放飞的风筝

## 心香一缕祭父亲

□白来勤

清明，细雨蒙蒙，芳草青青。我手捧鲜花祭奠天国里的父亲，心中沸腾着虔诚至诚。

父亲的话语，在我耳畔时时回响；父亲的音容笑貌，在我脑海栩栩如生。生活的风霜，染白父亲的双鬓、胡须；岁月的故事，编满父亲的额头、面庞。

父亲粗糙如柴的手指，灌注一份希望，和着黄土的颜色；父亲弯曲如弓的身躯，承受一份压力，翻读一页

生命的辉煌。

父亲有力的手掌，如锄，为儿女开垦希望的土地，不知歇息；父亲驼背的身躯，如桥，为儿女铺就通往美好生活的通衢大道，无怨无悔。

日出日落，期待中迎来朝阳，汗水里挥洒落日。沧桑的老泪，滑落岁月的伤痕，却高奏出一首太阳的赞歌。

清明的雨和着我的泪，点点滴滴，打湿我心中父亲的墓碑。告慰父亲——我已能用心血和汗水，酿出甘醇的美酒，把父亲奠祭，并以他为圣哲，像他那样用无词的歌谣、无言的行动教育儿女，让后人明白：世间纵有万般的情谊，只有爱，永远不能忘记！

哦，父亲，一个平凡的故事；呵，父亲，一部闪光的诗集！

## 山间的平坝——秋坪

□黎盛勇

履痕处处

秦岭以南东边的山间，有一个360平方千米，比素有“欧洲乡村”之称的耳他还要大点儿的地方。这里，差不多是个菱形的丘陵地带，老日的名字叫秋坪，属安康平利县，是秦汉古盐道上的“米”字交通枢纽，连接东西南北。故而，名声在外，比较响亮。

秋坪是丘陵地貌，地面不全是平的。名字里突出“平”来，大概越是稀缺的东西，人们就越是看得珍贵吧！我本秋坪人，你若问我，秋坪，具体是指哪个平坝子？这我又说不清了。

从无人机拍摄的照片上看：多坝子、多浅山。这里的山，没有很尖峭高峻的。山间的河谷，有十来丈宽的鸡冠峡、八里关，也有上下十里，一通槽的塘坊坝、松杉坪、八角庙。山在河两边，不似渝东的。再就是，山山皆背负着厚厚的腐殖土，这也不似北方的山，都草木茂盛，树木高大。林下的药草多，人们靠山能来钱，能出吃的用的。有山就是林，有水就见溪，山山水水，画家看了有“好入画”。山水相依，云蒸霞蔚，平田沃野，茶桑油粮，啥都出产。坪与坪之间，是一个个鸡犬相闻、炊烟袅袅的桃花源式的村庄。村庄四周的山，藏风纳气，合围成宜人的小气场。山上，树见秋色；山下，平坝毗连。我想，秋坪这个名字，或许拿了境内秋河、太平河的各一字？或者是某位古贤，一朝站在秋山之上，俯瞰山下丰收在望的漠漠平田，灵机一动，脱口而出的这个名称？我觉得，从字面上看，倒是个恰如其分的、带描述性诗意的的好名字呢！

半环状，如屏障一样的秋山之下，蛇行流动着三条河，分别是东边的松杉河、中间的秋河、西边的太平河。岸边，一道道逶迤而来的龙形

山脊梁，分隔开若干个扁圆的良田坝子。这些坝子，又各有自己的好名字，像大桃源、小桃源、桃源，大坪、二坪、松杉坪、白果坪、闹阳坪、松树庙、塘坊坝、高桥、龙脖子，柳林子。河湾里也是平田，有张家湾、范家湾、余家湾、潘家湾。堡子周边也平，有李家堡子、赵家堡子。平坝子有大有小，都是一碗泥巴一碗饭的鱼米之乡。

秋坪的水田，旱地分明。水是在河的上游，斜码一缮石头拦蓄河水，经一段堰渠，把水引到田里来灌溉，流水悄无声响。旱地，都是含沙的土。一到太阳落山，水分就自然上返，草挂露珠，地面就变成湿漉漉的。种庄稼，兴菜蔬，从不用浇水，就是李家坡上、龚家浜上的水田，也是不愁水源的。坪坝子里，过去以家族为单位，一般就是一道石头围墙，围成一个堡子，这些地方的石城墙，现在都还有遗迹在。为保盐运安全，清朝时候，秋坪驻扎过兵丁。过去，古盐道在这里分岔：

东去湖北老河口，西到汉中，南通重庆大宁河盐场，北去安康、关中、下湖北老河口。故，坝子里的人家，祖上开客棧的多，开饭铺子的多，会厨艺的多，商贩多，挑夫多当然，种田的全能把式也多。人们讲究耕读传家，重视教育，当代，送出去的大学生多。

在秋河八角村，有十余公里长的一段辛夷

花谷，也是红三军1932年冬天转战走过的“小长征”路。红三军经过岔路子、锅场，沿途埋锅造饭。午饭之后，由九拐子上秋山阴坡，翻秋山垭子，往镇坪方向。

岔路子村南头的秋河边，在清代末年出了一位“颜监生”。从老宅的规模看，疑为捐来的“例监”，是清代秋坪可知名姓、学历最高的人物。如今颜家的老宅是石围的一片半坡平地，名青树坪。颜宅仅余的断垣残壁，被一丛古楠木林郁郁葱葱地拱卫着，是秋河岸边的一景。最高大的楠树，有三个成人牵手合围那么粗。老老小小的楠树挤挤挨挨，妙不可言。

因历史交通线上的文化传承，秋坪人家家家户户崇尚知人待客之道，这是千家万户传承的一笔无形资产。现在，陕渝高速路在秋坪留有交互口，让这里的交通变得十分方便，是一片安居乐业的好地方。



书法 王忠勤

# 清明祭祖时春光不可负

今日，本报刊发一组诗文，抒发对已故亲友的哀思和怀念。提起清明，人们总想起杜牧笔下的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”。这一日，人们扫墓祭祖，缅怀先人。十四节气之一，又是我国的传统节日，兼具自然与人文两大内涵。『燕子来时新社，梨花落后清明。』在仲春与暮春之交，此时气清景明，万物皆显，清明因此得名。这一日，既是一

### 笔走龙蛇

院子里有几丛竹子，有一丛立于一小广场边，有一丛立于绿化带旁。竹子时常横竖排队，一排排、一行行，密密匝匝而又拥挤拥挤。

竹子喜水，沙漠地带和极其干旱的地域，是不适宜其生长的。因此，北方的竹子，比之于南方，要少出很多。竹子在北方，仅为点缀之物，并非绿化的主力；物以稀为贵，只因稀少，人反倒对其有所稀罕。但在南方，竹子实在寻常不过，山坡池塘、房前屋后等，随处可见。一座座竹园，一片片竹林，葱茏而茂密。

竹子多了，也就失却了身价，变得普通了。在农耕时代，南方人就地取材，把最为常见亦最为廉价的竹子砍下来，化为一件件生活日用品：竹席、竹椅、竹竿、竹筏、竹篮、竹筒、竹帘、竹筐、竹篾、竹床等等。

竹子的用途极其广泛，不仅能用来制作器物，而且还有更为广泛的用途。比如在古代，纸还未曾被发明和制造出来之际，人们要记录事件、抒发情怀，就把文字刻在竹片上，号称简书。简在这里，指的就是竹子。由于刻写不便，因此古人格外惜墨如金，宁少一字，也不多一字。老子的《道德经》，不过区区五千余字，但刻写的竹简就已装满一牛车。

比如竹子的嫩根，被称作竹笋，挖出来烹制之后，可以作为一道美食，既可待客，亦可自享；比如竹管，粗一些的可用

## 竹子的遐想

□安黎

导引流水，细一些的可制成竹笛，吹一吹，呜呜呜呜地响，其曲调或幽咽，或悠扬；再比如，竹叶也是一些素食动物的食物，如大熊猫，就宁愿饿死，也非竹叶而不吃。

最值得一提的是，竹子历来都被文人墨客所青睐，画竹者很多，咏竹者更多，以竹托物言志者更多。大地上的植物千万种，为何唯独竹子能受到如此热捧？原因无他，皆因竹节也！

竹子体态笔挺，不折不弯，直直向上，尽管腹内虚空，但外壳却坚硬如骨。重要的是，它每长半两，就会有一个竹节。竹节犹如人腿的关节，硬邦邦，不柔软，不讨好。

中国的文人，历来崇尚气节，以气节为最高的道德楷模。何为气节？气节即为君子之道。君子当首当其冲的，就是品格要高，骨头要硬，在权势面前不卑，在财富面前不贪，在重压面前不跪，甚至在杀头面前不屈服。为捍卫某种信念，某种公义，君子可以交出身体，交出脑袋，但不可以交出人格和尊严，即所谓的“宁可站着死，不肯跪着生”。

但人人都如竹子，不迂回，不变通，人人和睦相处吗？答案无疑是肯定的。不能对人有着一刀切的要求，更不能把人予以一律化的约束。人有百态，唯有尊重和宽容每个人的个性选择，人世间才能呈现斑斓多姿的样貌。尊重竹子的坚硬，不等于要排斥其他植物的柔软。坚硬和柔软，皆有其存在的合理性，对其都应投去欣赏的目光。